

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 莫 奈

印象画派创始人



## 致新世纪的新青年

我们已经迈进新的世纪。波澜壮阔的信息革命，正以迅猛异常的速度，推动着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进步，并引起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21世纪是创造和重建的世纪，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我们更多的是寄希望于新世纪的新青年。因为未来永远属于青年，属于时时自新、与时俱进的新青年。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凭借各自的天赋、适宜的环境和宝贵的机会，通过超常的努力，成就了一番不朽的业绩，在人类前进的轨迹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为人类文明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今天，我们在创造新世纪的历史征程中，回顾一下这些已逝的先行者的经历、事迹，从中汲取有益的借鉴，可以淬砺自己的意志、鼓舞自己的勇气，增添自己的文化、历史的底蕴。

《名人传记故事丛书》入选的名人有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军事家、

企业家。这些名人，有的孜孜不倦，探索无限宇宙的奥秘；有的苦心孤诣，驰骋于五彩斑斓的色彩音符之间；有的妙笔生花，构建人性良知的巨厦；有的精思妙想，点燃起睿智的火炬；有的雄姿英发，在血火苍穹中决胜千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人的英名与伟业，是后来者的不朽财富。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攀登，才能成为新世纪的栋梁之才。

21世纪是个性全面发展和人类文明高度完善的世纪。当我们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拼搏奋进时，回眸前人留下的足迹，品味名人们的得失甘苦，将会得益匪浅。愿每一位阅读过《名人传记故事丛书》的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启迪，是拿来也好，是借鉴也好；是鞭策也好，是警戒也好，都将能为新世纪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们，增添一份高歌猛进的激情！

不同的时代，催生不同的名人，让我们瞩目新世纪，期待新青年！

中国和平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惠中

2001年11月1日

## 小 传

克洛德·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巴黎一小商人家庭，幼年丧母。莫奈对绘画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绘画天才很早便显露出来。

少年时期，莫奈有幸结识了布丹、琼康这两位外光派大师，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以后的艺术道路。

1856年，莫奈只身前往巴黎学画。期间，他结识了如雷诺阿、毕沙罗、吉尤曼等一批富有革新精神的青年画家，为后来印象派的成立准备了基本阵容。

1865年，莫奈首次参加沙龙展即获成功，一举成名。从此，开始了外光人物画的创作。

1867年，由于巨幅油画《花园中的女郎》在沙龙展上落选，莫奈因此负债累累，被迫长期放弃了外光人物画的创作。

1871—1876年，莫奈在塞纳河畔的阿让德依镇生活的5年，是创作最丰富的时期。

1874年4月，第一届印象派画展在巴黎举行。在画展上莫奈的《日出印象》成了众矢之的。也正由于此，印象派诞生了，这个名称从此写进了美术史。

1877年4月，在印象派第三届画展上，莫奈展出了表现圣拉萨尔车站的第一组连作。此次参展的作品，标志着印象派画家的成熟和印象派鼎盛时期的到来。

莫奈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曾长期致力于光色与空气的表现效果的探索，常常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光线下，对同一对象连续作多幅的描绘，从自然的光色变幻中抒发瞬间的感受，并在运用色彩方面有大的突破。《塞纳河冬天的落日》，便充分体现了他所总结出来的色彩分解法。

莫奈一生佳作颇多，后期主要从事连画的创作。晚年，睡莲又几乎成了他的惟一画题。其代表作品有《睡莲》《卢昂大教堂》《勒阿弗尔附近海滨的平台》《帆船》《伦敦·泰晤士河组画》《花园中的女郎》等。

1926年12月6日，莫奈去世，享年86岁。

# 目 录

## 小传/1

### 一、勒阿弗尔的小漫画家/1

先辈的言传身教使小莫奈获得了艺术的真谛。从此，他踏入了深长而艰辛的绘画生涯。

### 二、藏龙卧虎的“瑞士画院”/10

一批富有革新精神的青年画家相聚在“瑞士画院”，为后来印象派的成立准备了基本阵容。

### 三、巴比松画派的启迪/15

具有创新意识的巴比松画派，对刚刚踏入画坛的莫奈，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 四、两幅《草地上的午餐》/28

马奈的《午餐》被评论家讥讽为“丑术”；而莫奈的《午餐》也落了个“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

### 五、《绿裙女郎》和《花园中的女郎》/35

《绿裙女郎》被满怀成见的评论家骂得一无是处，而《花园中的女郎》的落选更是情理之中的事。

### 六、孕育印象派的阿让德依小镇/46

塞纳河畔的这个小镇，是印象派画家们摩拳擦掌的试验场。而莫奈当之无愧地起着领袖的作用。

### 七、印象派的诞生/57

莫奈的《日出印象》在画展上成了众矢之的。也正由于此，印象派诞生了，这个名称从此写进了美术史。



## 一、勒阿弗尔的小漫画家

年轻气盛、目中无人的莫奈，常常为自己的天才之作而沾沾自喜。所幸的是，风景画家布丹的言传身教，使他获得了艺术的真谛，从此，踏入了深长而艰辛的绘画生涯，开始了对艺术求真实的探索。

1840年11月14日，莫奈生于巴黎拉菲特街45号。他的父亲奥斯卡·克洛德·莫奈是位受人尊敬的杂货批发商，母亲是位颇有声乐艺术的艺术爱好者。他们在莫奈5岁的时候，决定举家迁往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勒阿弗尔城。

勒阿弗尔在法国是仅次于马赛的第二大港，坐落在塞纳河入海口的右岸。在海上运输变得愈来愈发达的时代，其地位也日益重要起来。由于它是连接巴黎和英、美的主要港口，因此，航运、造船、机械、木材加工等工业都很发达。往来不断的巨轮，终日不停地装卸，使它缺乏在法国其他地方到处可见的古老文化遗迹，反而颇似一座大洋彼岸的新兴城市。也许由于勒阿弗尔远在北部海边，或者因为生活在那儿的人们实在无暇去深入观察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之美，直到莫奈随双



亲移居那里的时候，它还没有能在法国漫长的艺术史上留下什么重要的痕迹。

尽管生活的环境没有任何注定他要成为画家的因素，幼小的莫奈却对绘画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喜欢用笔在纸上勾画所见，绘画天才很早便显露出来。

像许多顽皮的孩子一样，莫奈最先是老师作为自己讽刺的对象，他用自己在图画课上学到的一点素描知识，把他们画了个遍。这些人物极其肖似，而且神情毕现，令人实在难以想像是出自一个孩子的手笔。老师们对他捕捉人物特点和表情的本领惊讶不已。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莫奈便开始在勒阿弗尔有了些小名气。

受到最初的成功鼓舞，他描绘的对象便不只限于老师了，他用漫画记下自己见到的所有的人。父母、亲朋、好友、街坊，直至勒阿弗尔的市府要员和各界名流，无不被他刻画得神气活现。该市巴黎路一家画具店的老板格拉维耶感到这些漫画十分精致，便把它们挂在橱窗里，标上20法郎一幅的价格，竟然颇为畅销。这些作品都是铅笔素描，用强劲的线条勾勒轮廓，然后略施明暗。人物大头小身，以像为主，画中人物的职业特征明显，动作亦十分幽默，其简练精到足以证明，莫奈是像米开朗基罗、大卫那样的神童。

莫奈在1920年接受采访时，曾为自己少年时期这段有趣的经历哈哈大笑：“我那时真为这些漫画而趾高

气扬得了不得。”这些漫画现在还有不少保存在各博物馆里，看过它们的人大概都会感到他那孩童时的趾高气扬，其实不无道理，因为它们的确不比任何一位漫画大师的作品逊色。

莫奈那时尚未成年，还在中学读书，加上母亲已经去世，漫画出售所得的稿酬便由姑姑勒卡德尔代为保管。尽管每幅售价不算太高，卖的多了，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不过，出身富裕之家的莫奈绝对料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会落魄到需要依靠这笔积蓄才免成饿殍的地步。

莫奈此时虽然还只会画素描漫画，又从未有幸目睹任何一位大师作画，但已把勒阿弗尔的画家统统视为无能之辈。年轻人的目空一切，有时既十分可笑，也十分可爱。他常喜欢从出售自己作品的格拉维耶商店门前经过，沾沾自喜地听听过路人 against 人物漫画的赞扬之词。不料，有一天正得意扬扬地路经该店时，他却发现自己作品上方挂了一幅风景油画，售价竟比自己的杰作高出许多。这一莫大侮辱，使莫奈怒火中烧。再看着油画上的题名，是自己并不放在眼中的勒阿弗尔城风景画家布丹。他当即进店去找老板，想要好好质问一番。上楼时，恰巧遇见老板陪着一位客人下来。老板为他介绍说，这位就是我的好友，本城著名画家布丹先生。他悻悻然，但不便当面发作。布丹却对少年画家勉

励有加。他对莫奈说道：“啊！年轻人，这些小画就是你画的呀，其中不乏优点。不过你要是停留在这上面，那可实在太遗憾了。你为什么不作油画呢？”他当即提出带他到港口附近去进行风景油画写生。

欧仁·布丹的画风稳健精练，朴实自然，充满真气而毫不矫揉造作。他本出身于海员家庭，自幼对海阔天空具有强烈感受。这使他终生以自然为师，与大海为伴，一往情深地描绘自己的故乡——法国北部的诺曼底海岸。他最喜爱的题材是在海滩上观景的人群：在银灰色的朦胧之中，身着五颜六色服装的观景者们像花朵一样点缀着辽阔的、略显荒凉的海滩，使画面生出无限情趣，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他的画多是宽宽的横幅，以表现大海的浩渺。天空往往占有整个画面的2/3，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阴霾雾障，时而白云朵朵，时而彩霞满天。故而被世界最大风景画家柯罗誉为“天空之王”。布丹又独具慧眼，从画商橱窗的漫画之中，既发现了莫奈的过人天赋，又看出了他的最大欠缺，从而成为他的第一位老师。这实在是莫奈的极大幸运。无数画家的历史证明，在艺术求索的漫长道路上，第一位老师往往至关重要，他会给学生的作品留下终身不能摆脱的痕迹。而对于天才人物来说，启蒙者则尤其神圣，因为需要他做的事可能只不过是一句建议，一次示范，而这便足以使昏睡中的天才之火得以熊熊燃烧起来。

莫奈的确不可能找到比布丹更好的老师了。布丹的高明在于并不要学生亦步亦趋，而是要他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他给莫奈的教导有句精彩的话：“在外光下写生三笔，胜过在画室中苦画两天。”他没有讲任何高深的理论，只是把莫奈带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面前，让他看到真正伟大的画家是怎样观察自然和怎样把它们概括地放入画面。莫奈看到自己眼前的海浪、沙滩、树木、天空一步步地出现在布丹的画布上，真实生动的颜色使他仿佛听到了席卷一切的海风在呼啸，听到了滚滚而来的波涛在拍击海滩，听到了岸边的树木被吹得沙沙作响。他的天分已经被唤醒。“就像突然之间，云开雾散了。我懂得了，我抓住了油画需要给予人们的東西。”他后来这样写道。

如果说莫奈从布丹那里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无比忠实于自然，坚持在外光下追踪造化之奇。从此，他背起了画箱，在诺曼底海边支起了画架。千变万化的海洋将构成他生活的背景，广阔无垠的水天将成为他艺术的核心，他就这样踏入了漫长而艰辛的绘画生涯，开始了求真求实的探索。他和布丹都有大海一般的胸怀，偶然的相识使他们结下终身不渝的友谊。对于把自己引上艺术之路的老师，他始终铭记在心，曾多次对人讲过：“多亏了布丹，我才成为画家的。”52年之后，在他成为画家并享有盛名之时，在给布丹的信中仍满怀尊敬

地写道：“我从未忘记，是您第一个教会我观察和理解的。”

在莫奈的早期作品，例如《卢埃尔风景》之中，人们似乎可以隐约地看到布丹的影子。但布丹所发现和引导的是由大自然赋予了机智的天才，如果说他对老师也曾模仿一二，那无非是要借助这一必要手段去萌发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去发现和处理生活提供给自己的素材，而绝非用同老师一般无二的办法去作画。这正是布丹和当时学院主义教师相去甚远之处。对此，他曾十分谦虚地说道：“就是这一点微薄贡献，使我得以和目前的伟大天才们站在一起。尽管我不配列在他们之中，但在使绘画走向对强烈阳光、外光和真挚的天空效果进行研究的运动当中，我可能起过些许影响。如果说他们之中有几位，如克洛德·莫奈，是我荣幸地引上这条道路的，并由于他们个人的气质，走得更远了。他们对我有着某种感谢，那就像我自己曾对指导过我，并让我看到学习榜样的那些画家充满感激一样。”

就在莫奈雄心勃勃地开始艺术探索之  
3 时，他和父亲的关系却愈来愈紧张了。由于天分之高和从小丧母而造成的桀骜不驯，他成为父亲眼中的不肖之子。恰恰也在这时，他被国家征服兵役，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在画艺精进之时要辍笔整整4年。但对他父亲来说，却是教训儿子的极好机会。他拒

绝出钱找人顶替他服役，而年轻气盛的莫奈也不愿意对严厉的父亲做出任何让步。于是，他便穿上非洲军团的制服，来到当时作为法国海外一省的阿尔及利亚。

开始时，他并不感到痛苦，而且还有某种得其所哉的感觉。事实上，坐落在地中海之滨的阿尔及利亚以它热带的异国风光吸引过无数法国画家。高大葱绿的棕榈，在金色沙漠中行进的骆驼商队，金银器闪闪发光的阿拉伯市场，身着白色长裙、皮肤黧黑的君王和窈窕秀丽、服饰华美的宫女，让看腻了圣经和希腊神话题材的观光者受到强烈的刺激，让那些期望享乐的心尝到神秘的味道。这正是当时在法国艺术界风靡一时的东方主义。能亲眼领略一下这神奇的色彩，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吗？

似火骄阳下的万顷碧波和金黄沙滩，使久已习惯于暗绿色海水和灰蒙蒙天空的眼睛顿时闪亮起来。按照莫奈自己的话讲，他已经“被这一美丽的国家所陶醉”，从此，他的脑子里“除了画画，再无其他了”。他的眼睛变得不知满足，甚至无限苛求，他的手再也离不开沾满颜色的画笔。色彩的闸门一经打开，便不可能再把它关上。在东方的这段生活，已使莫奈对未来的艺术迸发出持续终生的热情。

尽管他十分喜爱阿尔及利亚，但在一年之后，他却不能不离开那里，他的身体适应不了炎热的气候。在重

病不愈的情况下，他不无遗憾地被送回法国休养。不肖之子已得到老天的报应，父亲认为教训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出钱为他买了一个替补者，去服余下的兵役。

莫奈回到勒阿弗尔，身体很快便康复了。那双在阿尔及利亚变得明亮的眼睛，开始在英吉利海峡边上的诺曼底探索起空气的颜色和云雾的秘密。这时，恰好有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也到这里来作海景写生，他就是荷兰外光派画家琼康。

琼康是位不拘手法的画家，素描、速写、水彩、油画无所不精。他最擅长描绘流动着的空气和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着的美景。无愧于伟大荷兰风景画派的继承者，他把表现气氛的努力推进到前无古人的境界。在他的画中，海平线上总是映照着落日的余晖，海上的小船像是随着划船者的用力而摇动不已。

作为风景画家，尤其需要充沛、丰富的感情。琼康的画时常散发出沁人肺腑的一缕哀伤，这和他贫穷潦倒的一生不无关系。为了挣钱糊口，他画过许多专为讨好顾客的小油画，被迫把精力浪费在无法体现才能的事情上。他从荷兰跑到巴黎，又从巴黎来到诺曼底。在孤独和苦闷之中，他养成了酗酒的恶习。最后在格雷诺伯尔的精神病院了结了生命。在悲惨的一生中，他把甜蜜的梦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全部画入无边无际的大海。

同这位比自己年长 21 岁的画家一起作画，对于莫奈来说，是受益匪浅的。他尤其佩服琼康为加强光感而使用笔触的方法和表现瞬间气氛的本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以后的艺术道路。

莫奈在少年时代没有进过任何正规的美术学校，但他却有着更大的幸运，那就是不期而遇地结识了外光派这两位主要先驱。他们以自己独树一帜的发现和孜孜不倦的探求照亮了他的眼睛，把他引向正确的方向。不过，他真正应该称之为老师的却是给他无穷启示的大自然。是它教会他自始至终地确信自己的感觉和无比真诚地对待自己的艺术。

在莫奈晚年，曾有一位年轻人去找他，请他收为弟子。同早年布丹引导自己一样，他把这位青年带到开阔的原野之中，对他说道：“从这个世界成为世界，到它仍然作为世界，就只有过一位老师，并且将永远只有一位老师，一位不知道我们这些美学的老师，那就是它。”他用手指着笼罩万物的天空，“去询问它吧，听听它对你说什么吧。”由此可见，师法自然，诚实、自信、不追逐时尚，不舍己以循人是莫奈从前辈大师继承下来，并传给后人的最重要的原则，也是一切美术杰作产生的必由之路。



## 二、藏龙卧虎的“瑞士画院”

不拘古人的莫奈和墨守成规的老师，最终分道扬镳。一批生机勃勃、富有革新精神的青年画家相聚在“瑞士画院”，为后来印象派的成立准备了基本阵容。

布丹和琼康的作品毕竟有限，不能满足莫奈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如同每一位生活在外省的画家一样，莫奈恨不得即刻奔赴向往已久的巴黎。那里丰富的文化生活，浓厚的学术气氛，特别是各派名家荟萃的美术馆，从来就是促使艺术家血液沸腾的催化剂。

父亲本打算向勒阿弗尔市政府为莫奈要求一笔赴巴黎学习绘画的助学金，并为此两次向市政厅提交了申请，上面由两位勒阿弗尔画家签署了意见，其中一位为布丹。但事情似乎要复杂困难得多。而莫奈此时已在心中燃起一睹名家之作的强烈欲望，实在不愿错过一年一度的全国沙龙美展。事实上，在19世纪50年代，沙龙美展既是画家显示身手和引起注意的惟一场所，也是美术爱好者了解艺术发展，一饱眼福的最佳机会。因此，他甚至不等父亲提交申请，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巴黎。